

# 左冠明先生文集序

方一新\*

即使放眼世界範圍，目前佛教文獻學領域的優秀學者也稱得上是鳳毛麟角。這門學科的一道重要門檻是語言：為了正確理解研究對象，它要求研究者能夠熟練掌握梵、藏、漢等等古代語言；而為了利用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，又需要閱讀多種現代語言的論著，包括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日文、中文等等，可以想見，這是一門需要長期積累的學問，同時也因其艱難而尚有許多寶地未被開墾。在當代的佛教文獻學者當中，左冠明無疑是佼佼者之一。

左冠明在求學和研究的道路上，曾經幸運地受到歐洲的多語言環境、悠久的古典學(Classics)和文獻學(Philology)傳統的滋養，又先後在意大利、荷蘭、中國、日本、英國等地的知名學府就讀或執教。對於一位佛教文獻學者來說，這些經歷都稱得上得天獨厚。從左冠明留下的研究成果當中，我們不僅能發現他自身敏銳的學術眼光，更能感受到他對東西方各自學術傳統的繼承與融會。他初次

---

\* 浙江大學教授，漢語言研究所所長。

發表的學術論文《達摩笈多翻譯的半成品〈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〉》即已能熟練採用梵漢對勘的研究方法。文章指出，這部文獻雖然將原文的梵語詞逐個譯成了漢語詞，但仍保留了梵語的語序，甚至給漢語詞加上特殊的後綴來指示梵文中對應的語法形式，從此判明：這部頗令人費解的文獻實屬筆受過程中保留下的“半成品”。這篇論文是左冠明在自己本科學位論文的基礎上完成的，此時他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已經初具雛形。其後，左冠明受到他在萊頓大學的老師 Tilmann Vetter 影響，對東漢的安世高譯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本書收錄的另外一篇論文《〈藏釋〉第六章的一個早期漢譯對應本》，可以清晰地反映他如何從梵（巴）、漢文佛教文獻的比較中取得突破，如同“入寶山中，自在取寶”：左冠明首次發現，安世高所譯《陰持入經》和巴利文的《藏釋》（*Peṭakopadesa*）部分內容之間存在平行關係，使得這部晦澀難懂的譯經有了可供對勘的參照物，而它背後的經典傳播歷史也隨之水落石出了。

在左冠明的學術經歷中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2001 年到 2005 年期間，他受邀就職於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，和辛嶋靜志、那體慧（Jan Nattier）等優秀學者展開了長期的密切交流合作，並且各自做出了許多突破性的成果。這個學術團隊的特點是：具有國際性的學術視野和天才的敏銳思路，重視早期漢譯佛經的價值，通曉多種文獻語言，也很關注漢語史學界的研究。筆者在 2004 年訪問創價大學時，曾通過辛嶋靜志教授的介紹而與左冠明、那體慧等學者結識，這一段學緣也延續到多年以後，我的幾位學生先後到牛津大學訪學並受教於左冠明教授。應該說，由左冠明和辛嶋靜志、那體慧等學者組成的這一團隊成為了東西方不同研究傳統的匯合點，是一個推進交流、迸發新知的學術中心。即使在

左冠明離開日本多年以後，他仍屢屢提起這一段經歷對他的各種助益。受到這個研究團隊的影響，左冠明對於中國漢語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也相當熟悉，能夠敏銳把握中古時期漢語（尤其是佛教漢語）的特點。以本書收錄的《發明語言新範式：安世高譯〈陰持入經〉T. 603 的若干方面》一文為例，他通過將《陰持入經》與其巴利文平行本的比對，總結了其中許多特殊的語言現象，比如一些複雜的名詞性短語、與中國本土文獻在意義、用法上有別的實詞和虛詞等等，對於佛經翻譯史和漢語史的研究都很有啟發。

此外，左冠明在日本期間還加入了落合俊典先生主持的古寫經研究團隊，因而得以接觸到大量的一手材料。日本古寫經的發現不啻於又一座當代“莫高窟”重見天日，當時整理出的寫本中，又以《安般守意經》《佛說十二門經》等幾部尤為引人矚目，它們在《出三藏記集》等經錄中被歸為安世高所譯，但今已不傳。左冠明是安世高研究的專家，他加入以後，陸續發表了不少與古寫經相關的研究成果，其中有代表性的兩篇《〈大安般守意經〉T. 602 的性質重估》《三部早期禪定佛教經典的重新發現》被收錄到這一本論文集，文章很好地體現了他紮實的文獻功底和敏銳的洞察力。他在研究中充分利用了文獻和語言上的各種證據，包括歷代經錄及注序的記載、在其他文獻中的片段引用、安世高可靠譯經的語言特點等等，對這幾部古寫經的性質作了令人信服的辨析。根據左冠明的研究，以往被普遍認為是安世高譯出的《大安般守意經》(T. 602) 實際上並不是一部“譯經”，而是大體基於原本譯經的講解，真正由安世高譯出的很可能就是今天發現的金剛寺寫本《安般守意經》；另兩部早已失傳、僅在經錄有存目的《大十二門經》與《小十二門經》很可能就是金剛寺寫本中的《佛說十二門經》(282-364 行) 與《佛說解十二門經》

(365-384 行)。這一發現使得學界對安世高譯經有了全新的認識。

經過多年來在安世高研究領域的積累，左冠明以《確定安世高的譯經集》一文作了梳理和總結。他在許理和 (Erik Zürcher) 先前目錄的基礎之上，結合最新的發現，為安世高可靠譯經重新劃定了範圍，並且對這部分譯經的內容特點、各自的印度語平行文本、現代的翻譯和研究成果做了很好的綜述。

除安世高譯經之外，左冠明的研究興趣還拓展到其他許多領域。譬如，他在般若經相關的研究中沉浸多年，早年即在許理和的提議下選擇了竺法護所譯《光讚經》為主題完成了博士論文，並且在 2005 年出版了研究專著，本書收錄的《從〈光讚經〉的文本研究來看金藏的歷史》一文即是其延伸成果。他還用十數年的時間完成了對《大智度論》的研究，已經到了接近定稿出版的階段。此外，左冠明還長期關注早期譯經的序跋、注釋，本書的《關於〈陰持入經注〉T. 1694 的作者與斷代》即是成果之一，就筆者所知，他近年又在《道行經注》殘本、《人本欲生經注》等文獻的研究上頗有所得。

正當我們都期待着這位正值盛年的佛教文獻學者帶來更多驚喜時，萬萬不曾料到，噩耗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深夜傳來：從來都熱情風趣而充滿活力的左冠明突發心臟疾病，年僅五十二歲而賁志以歿。痛惜悲感之餘，唯有希望通過整理、出版他的遺稿，汲取他博采東西方學術之所長而辛勤煉成的酥蜜，盡可能地將他的學術生命延續下去，這或許會是我們對這位勤勉的學者朋友最好的告慰與紀念。

新加坡佛學院紀贇先生編輯、翻譯了這部左冠明文集，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，在緬懷左冠明的同時，我們對紀先生的工作表示敬意。

方一新 2022 年 9 月 6 日 杭州